



詮釋文字世界的李敖

讀《長袍春秋：李敖的文字世界》



長袍春秋：
李敖的文字世界
曾遊娜、吳創/印刻
9205/280 元
ISBN 9867810465/平裝

◎ 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博士後研究／吳銘能

《西遊記》第三十四回與第三十五回寫齊天大聖孫悟空化身變成為數眾多的猴子，一下是「孫行者」、一下又是「者行孫」、一下變為「行者孫」，喧喧嚷嚷，熱鬧異常，把平頂山蓮花洞的老魔（金角大王）、二魔（銀角大王）騙得團團轉，分不清楚誰是真正的「本尊」孫悟空。李敖也有多種面向，有好訟成性的李敖，有不合作主義者的李敖，有「用筆如刀」的李敖，有俠骨柔腸的李敖，有大坐牢家的李敖，有單幹戶的李敖，有歷史學家的李敖，有文學家的李敖，有大出版家的李敖，有敢以裸照示眾的李敖，有口才犀利的李敖，有……的李敖，因此李敖很複雜，李敖不是一個可以三言兩語談清楚的人。但是，李敖有一項最突出的特點，駕馭中文表達能力的技巧，已臻於出神入化的境地，罕有對手，他有名言：「五十年來和五百年內，中國人寫白話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罵我吹牛的人，心裡都為我供了牌位」，其狂傲與自信如此。既然大家都知道李敖文筆是一流的，但敢於下筆研究剖析李敖用字遣詞，卻需要有極大的膽識，作者選題寫成專著《長袍春秋—李敖的文字世界》，就是抓住「本尊」李敖的那一桿健筆，寫

成碩士論文而不怕被刁難的成果。

作者在〈自序〉說要謹守評論之分際，「以理論為準繩，以文本為血肉，盼立愷切客觀之論，希收因指見月之效」，如此認真的態度，使筆者不敢馬虎，因此，願意談一談讀後己見。

此書寫得最見精采、表現最為成功的，是在第四章〈李敖的文字藝術（上）〉與第五章〈李敖的文字藝術（下）〉。作者長期浸淫披閱李敖著作，別有會心體悟，因此徵引實例說明李敖文字表現手法，就格外駕輕就熟，引人入勝。例如李敖的〈老兵〉一詩：

老兵永遠不死，
他是一個苦神。
一生水來水去，
輪不到一抔土墳。

他無人代辦後事，
也無心回首前塵，
他輸光全部歷史，
也丟掉所有親人。

他沒有今天夜裡，
也沒有明天早晨，
更沒有勳章可掛，
只有著滿身彈痕。（頁185）



作者寫下如此的分析：

曹植寫〈洛神〉，讀者無不屏氣凝神；李敖書「苦神」，讀者只有黯然神傷。渡海老兵，面對此詩，豈有不潸然淚下之理？身既隔海，生亦隔世，歷史之嘲、造化之弄、家國之難，過河兵卒啊！如何能解？此處落腳且爲家吧！家？愁家也好，家愁也罷，家者，枷也！既爲心之枷，更是身之鎖！（頁185）

又如美國戴布茲（Eugene Victor Debs）的名言：

While there is a lower class I am in it.

While there is a criminal element I am of it.

While there is a soul in prison I am not free.

（頁196）

李敖的翻譯如此：

只要有下層階級，我就同儕；

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流；

只要獄底有遊魂，我就不自由。

（頁197）

作者的分析是這樣的：

李敖的中譯，既照顧到原文各行前長後短的句型、三行之間重複的用字與句型、最後一句的轉折與強調效果，更是把句尾的押韻譯得妥貼工整。in it：同儕，of it：同流，not free：不自由；首二句句末連用兩個「it」，李敖的譯文已連用兩個「同」將之化掉，以「儕」、「流」穩住韻腳，堪稱高明，極爲「等效」，若非文言素養深厚，恐怕很難如意。（頁197）

諸如此類以作品爲例，一一細說文字出神入化之妙，條理清晰，充滿閱讀的同理心，給予讀者的感情是動人的，所以很能引起共鳴。

本書也有一些觀點，筆者以爲似可再斟酌，值得提出討論。

（一）作者深知李敖行文風格，有時爲了

自炫高才博學，常用一些誇張宣傳的筆法，除了以顯示一己推倒古今豪傑，文章老子坐穩第一把交椅之外，也不無刺激群眾心理，以期著作暢銷的商業效益。由文章一路讀來，作者的思路太受李敖牽引，在不知不覺下陷入其中。如第三章第一節是要說明李敖有意識地將文章寫得深入淺出，風趣好玩，期盼能夠影響更多的群眾，並以誇張的口吻說明司馬光的失敗（頁107），而作者卻也循此思路附和說「司馬光耗盡了畢生心力，卻只有他的好朋友王勝之捧場，一本書的吸引力貧乏至此，不禁令人懷疑是否存在的價值」（頁108）。今日，《資治通鑑》已是不可動搖的經典地位，以後仍會有識貨者一再閱讀，作者把李敖誇張的說法當真，如此否定司馬光的成就，下筆似太輕率了。

（二）又如第二章〈李敖的生平與思想〉，第二節是在說明胡適對李敖的影響，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只是筆者認爲，李敖受梁啓超的影響，恐怕不下於胡適，而其成就如何，也是可以商榷的。就以李敖文章的表現法而言，作者在第四章與第五章有所深入探討，已如前所述，而事實上，論文筆突破傳統，融合俗語、駢語對仗、韻語音節、外國語法等，梁啓超信筆揮灑，自成一格，筆鋒常帶情感的特殊風格「新民叢報體」，其表現的氣魄與鋒芒，真是前無古人，後人也很難踵武企及，奠定其人在近代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梁啓超又是有名的報業鉅子，「言論界驕子」一生與人論戰無數，所向披靡，一夜之間可以有萬言的產量，面對袁世凱的籠絡利誘，堅不爲所動，〈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文章照樣發行，表現大丈夫特立獨行、不屈附權貴的氣概。尤其是古文傳統在梁啓超健筆縱橫之下，已出現奄奄一息的龍鍾老態，胡適、陳獨秀後來白話文學



運動的成功，可以說是順勢而行的潮流所致。到了李敖時代，白話文已是風行全國有年的文體了，因此從近現代文學史變遷的觀點而言，論文章的敢於突破現狀，李敖與梁啟超比較起來，恐怕要瞠乎其後，黯然失色，至於「五十年來和五百年內，中國人寫白話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罵我吹牛的人，心裡都為我供了牌位」，則有待於歷史的考驗，現在還言之過早。

（三）再者，作者把李敖太過於美化，因此將其「一國兩制」政治觀，說成是「像一個憂心忡忡的先知一樣」（頁70）。

試看李敖自己怎麼說的：我最近被攻擊，是因為我提出一國兩制。一國兩制在臺灣沒人敢提，包括新黨也不敢提。我主張的一國兩制是一個中國，兩岸各自表述，並未說一個中國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或是中華民國。一國兩制是鄧小平提出的，是指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兩岸在不同的制度下，互相尊重，五十年不變，五十年後才決定中國如何統一；一國兩制是暫時性的。（頁72）

理論上，「兩岸各自表述，並未說一個中國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或是中華民國」，「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兩岸在不同的制度下，互相尊重，五十年不變，五十年後才決定中國如何統一」，這是何等開明，何等符合老百姓的最大利益。但問題是，誰能保證？用什麼保證？遠自1989年「六四事件」，人民解放軍在世界攝影機錄攝下開槍射殺自己同胞，事後輕描淡寫竟說沒什麼人傷亡；香港回歸中國後，香港民主化的衰退，是「一國兩制」的一面鏡子，值得注意觀察；最近SARS（非典）的散播，先是中國官方隱瞞疫情，後又大言不慚說幫助臺灣控制疫情云云，卻在WHO對臺灣擬參與防疫的粗暴態度等。由這些跡象顯

示，「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兩岸在不同的制度下，互相尊重，五十年不變，五十年後才決定中國如何統一」，這豈不是令人懷疑的夢囈嗎？在中國還沒有建立起輿論監督的機制與成熟的公民社會制度之下，任何事都是處在不確定狀態。寧可維持現狀，等待中國民主化超越臺灣，再平心靜氣由老百姓自由選擇吧。

早在十餘年前，筆者就跟李敖說過，以一人力量對抗國民黨極權統治，使得臺灣黨禁、報禁解除，促進臺灣民主化，貢獻厥偉；但李敖在臺灣已完成階段性任務，筆者期盼他以批判國民黨的精神來批判共產黨，如此在中國史上更能有崇高的地位。如今，時光匆匆而逝，李敖已是近七十歲的老人了，筆者不奢望他能像年輕時代般勇猛銳氣，依舊維持一貫的批判當權者，但是1989年「六四事件」，他的態度就很令人困惑：維護人權的普世價值，在臺灣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為何在「六四事件」北京屠城，卻沒有任何譴責中共的聲音？莫非格於形勢比人強？以一個自期偉大中國知識分子是不該有如此反常的表現。

如果細讀本書，作者也提出了解釋：因為嚴僑的共產黨身分，使李敖把「共產黨」等同「理想主義」的代名詞，這也間接回應了論者對李敖的質疑——為什麼李敖罵遍中國各省各黨人，就是獨漏共產黨？（頁28）

這種解釋是難以服人的。論理想主義者，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又兼任五任中共黨委總書記，聲望如日中天，不可一世，而一旦他發現過去他所創立的共產黨背離其理想愈來愈遠，他不惜與黨決裂，走自己的路，堅持最後肯定資產階級自由民主的見解。梁啟超「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亦是樹立了另一類型知識分子的勇於突破現狀。所以，李敖對「六四事件」的態度，是很令人困惑的。



另外，有幾處作者自相矛盾。如彭明敏回臺競選1996年總統，李敖以為「真正第一流的知識分子影響政治而不涉足政治，我期望的彭先生和我一樣潔身自愛卻戰鬥不衰」（頁92），作者是肯定如此看法的。可是，後來李敖卻代表新黨出來競選2000年總統，作者卻讚賞有加，「宣揚理念、揭發弊端，實已為臺灣的選舉文化注入一股清流」（頁80）。為什麼李敖出來競選總統，可以說是「宣揚理念、揭發弊端」，別人出來競選總統，難道不是「宣揚理念、揭發弊端」嗎？總不能以兩套不同標準來衡量。

第六章《北京法源寺》的文學性，作者引用了楊照的觀點，同意整部《北京法源寺》幾乎是李敖個人的喃喃自語，所塑造的人物都成為他自己的分身（頁252）。但是，作者卻又說：他總是在小說創作中「有我」，而不能在其中「忘我」、「去我」、「無我」。這是李敖的遺憾，也是李敖的驕傲，或許唯其如此「極端有我」，方足以自成其大。（頁290）

對於李敖寫小說的失敗，不光是《北京法源寺》如此，過去筆者評論過另一部小說《上山 上山 愛》也是失敗的作品，以及最近出版的《紅色11》，皆是有「極端有我」的毛病，忽略了人物性格塑造與背景、情節的描述，無法如《水滸傳》或《紅樓夢》人物有鮮明的個性，這是人各有所長，無法強求全才兼備。作者評論李敖的《北京法源寺》，態度如此游移閃爍，實大可不必。

最後提出幾點意見，供作者考慮參考。第三章〈李敖的語言哲學〉，語言談得不夠，理論也有待充實補充。第四章第一節〈百無禁忌的語言觀〉似乎移置到第三章內較妥。第六章第二節〈李敖對中國文學批評的批評〉，寫得太過於簡單，也沒有省察是否是李敖個人的偏見；事實上，中國文學批評傳統，自《文心雕龍》以後，歷代的詩話、詞話、筆記、文集等，不乏系統而成熟的論述路數，作者應對此有所涉獵，才能有深入的分析與令人信服的見解。另外，有許多學術價值很高的歷史著作，如《孫中山研究》、《二二八研究》、《你不知道的二二八》（與陳境圳合著）、《蔣介石評傳》（與汪榮祖合著）、《國民黨研究》、《民進黨研究》、《蔣介石研究》、《孫案研究》、《孫立人研究》、《張學良研究》等，這些都是李敖的一家之言，也廣為學術界所引據，所以李敖文字也有很嚴肅的一面，作者既然研究李敖的文字世界，集中焦點在他潑辣風趣一面的探討，此類雖非其所關注，但也應簡單提出，令讀者認識其多樣化的文字風格。

總之，本書優缺點俱見，讀者如能以輕鬆的態度看看，亦不失趣味橫生，作為認識李敖文字世界的入門之書。何況碩士學位論文能改寫得如此活潑有趣，流暢可讀，也是一種新的嘗試。作者年輕有活力，勇於吸收新觀念，還有很遼闊的揮灑空間，筆者期待下一本著作有更大的進程，謹以此與作者共勉之。

IS-NL